

大庾縣志卷之十

藝文

記

清

重修南安府學記

郡守馬化龍遼陽人

皇上建極十九年余奉

命移守南安南安乃周程三先生授受太極圖道學淵源地也甫入境謁

聖廟瓦隙椽穿兩廡欹仄門戶弗扃牆垣圯備余慨然曰泣茲土苟不崇煥學宮以舞多士其負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一

國家右文重學之意咎也滋甚嘗博稽往代考其人物宋元之間元魁科第事業崢嶸尙有周程遺意迄明嘉隆領鄉解而提傳臚者往往代不乏人嗟乎何盛於昔而困於今歟豈宮牆傾圯而聖道未彰歟抑兵燹凋弊而學業未脩歟抑董教無人而聲教未廣歟余之責也余之任也爰率捐以事脩舉始禮殿次兩廡次櫺星門皆垣以牆凡木者石者圯者丹堊而鬆者可仍者仍之否則易之甚者撤而增之遷名宦鄉賢二祠於宮門左右四面環堵合於一宮前後鞏固經始於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告成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費計四百六十餘金學既成余



乃率諸生入其門見崇垣脩廡翼翼其引也升其殿見丹
書黼黻煌煌其秩也入其室見俎豆羽籥詩書典物翕翕
其相集也乃立而告之曰夫學者校也教立則道明道明
則化行矣臣而克忠子而克孝兄弟朋友而克友信教於
此全學於此立矣多士以英敏之姿而力行於此將繼周
程之心緒步宋明之巍科無難耳是役也雖不足以當昌
明巨典其於

國家右文重學之心不無小補云董其役者郡教授謝良
球邑訓導彭振先也麗石學門以記

道源書院記

郡守

靳

襄

鑲黃
旗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二

宇內書院之有名者多矣茲特名道源者何蓋南安元公
過化之地亦即與純公正公傳道之區孔孟以來千五百
年不傳之學元公崛起而傳之二程子以接孔孟之淵源
非道源而何以是知江右之南安與山左之鄒魯不特道
脈之連續而地脈亦似相應而鍾美也道在孔子其源在
鄒魯斷而復續其源在南安後若伊洛關閩之派分皆本
於周程南安之授受則元公之道由二程而先及於伊洛
由橫渠見二程之後而徐及於關中由龜山立雪以道南
而始及於南閩若江右則皆被其道而先沐其教者矣故
江右之學其源蓋先本於元公而非別有淵源也明甚後

其道得廣傳於四方者人但知周子授之於兩程子兩程子得推廣其道爲有功於天下萬世信矣而抑思非程大中公珦假倅南安孰知司理叅軍爲知道因與爲友屬二子師事手授太極圖吟風弄月而歸安得大道之傳上接孔孟以續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統夫然大中公之有功於斯道不淺矣乃數百年來道源書院止稱三賢祠者何哉此宋元明三朝之闕典也予不敏來守是邦首謁三賢欲新其祠宇念聖學久湮幸元公爲之創微言難晰賴二程爲之推但當時未有識周子爲有道者惟大中公識之其巨眼固足嘉不躬親授學而預料二子爲可傳其神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抑足異也然則道源祠中並設大中公之位謂非宜乎在元公得酬知己之願在純正二公之侍側且得以師事者並事父家學師承相對於一堂共享春秋之祭祀將不爲全美也乎謹將俸餘命工脩葺工畢置大中公牌位卜吉於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之吉率僚屬師生詣祠拜設改其名曰四賢祠并載筆爲之記

南安府道源書院科舉碑記

王謙

南安故有道源書院祀濂溪周子以二程子陪祀昔周子司理南安時郡判楊公大中雅重之令二子明道伊川從之遊卒成大儒題曰道源如祭川者必先河後海不忘所

自也周秦以後聖賢微言幾絕所謂大儒者漢則董江都唐則韓昌黎此外無聞焉江都原道於天昌黎原道於仁義皆能溯道之源而其言猶有偏迄有宋周子出獨原道於太極無極實闢前人所未有故識者有中興聖人之目非過也自科舉之制盛而理學寢失矣然余謂理學之所以不絕如綫者賴有科舉之士借文章以畱之誰謂文章遂掩理學乎三韓靳君天垣來守是郡既修復周子書院而又懼郡自宋明以來通籍者絕少於是考課士之能文者讀書其中且距省會至遠士或科試不錄者輒不及赴遺才試故人闈者寥寥則科第之不及他郡餘應舉之寡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四

也應舉者寡錄取數之隘也用援鷺洲鹿洞諸書院科舉例請予廣之余嘉其意諾其請昨科試至袁於昌黎書院亦廣其額既勒石院中兼以靳君之請牽連書之而靳君猶懼道源科舉而廢弛也亦欲爲文以垂後已而秋闈榜發南安中式者果得二人人皆德君之鼓舞振興而君又感予之不負所請以謂相與有成而余則更幸周子之教於是乎不衰矣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如周子者雖位不稱德而所至講學誨人不強人而自樂於善其所講之學固非爲科舉起見而後世科第之振興亦過化之一事周子所樂聞也繼周子而起者又有有明文成王公講學於

南贛之間風俗爲之一振，斬君亦嘗興復其祠爲人士勸以故。多士嚮學，今雖從事科舉之文而文以譚道，即聖賢之神吻能引而伸之，即不啻聖賢之耳提面命也。又何可分理學文章爲二道哉？頃余將還

朝，憶斬君之請不可忘。冀南安人士由文章以進理學，不敢視爲紙上空言，以力追二程子之徒，則予之識斬君雖不克如清獻之識周子而道源一席不至爲斷流絕港，以失周子有本之傳，則斬君力也。予何可無言？遂書爲記，以復

重脩南安府學文廟記

郡守 遲維璽 廣甯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五

郡儒學始宋之淳化而盛於慶曆熙甯間，故蘇文忠稱南安之學甲於江西，儒術之富與閩蜀等也。當是時在位之有司師儒於是焉，教在下之士於是焉，學上與下相感發而學日以崇，人才亦日以出，固其所也。歷元而明，庠黌振作之勤，士氣奮勵之效，較之有宋頗相頡頏。天下不敢以遠輕吾學，蓋至於斯益信矣。我

國家文教誕敷，雖越在荒徼，皆設之學而使之知所嚮往。矧儒先倡道之鄉，遠近觀瞻之郡，學顧迺脩飭不時，因循至於頽圯荒穢，黷明裡而墮士氣，當亦凡茲有位與都人士之怵怵心動者。戊子歲，予承乏佐郡，入學愀然方汲汲

焉求所以新之而郡守海甯陳侯奔禧適以明年春仲至
輒急語予曰學校爲風化之本苟昧焉不講郡士大夫之
恥也聽其廢墜而歲寢久弗脩有司者之過也予竊幸侯
之適獲我心庶幾左右乃績樂觀厥成不難矣迺趨議創
始而侯遽以疾卒於官予復奉檄攝郡事遂進諸生而告
之曰昔子衿佻達之詩毛公漢儒皆謂刺當時之學校廢
也今南安之人才科第舉不逮宋若明遠甚雖其風會適
然惡在非學官淪圯士習委靡之咎歟誠欲使士安其居
民聳於視是固興文教之先務宜急成賢守志以竭蹙圖
焉者卽欲旦夕緩亦非所以尊聖賢而重本務也於是乃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經營相度掄材鳩工屬紳士之勤且慎者董其役時其省
試易禮殿之舊而新之若庶若門若明倫堂咸以次脩葺
加宏麗焉事竣學師生請余爲之記余謂記非唯是成勞
薄績之侈張云爾也郡自建學以來其間脩頽舉廢作記
以壽龜龍者不知凡幾自散佚亡闕而外今其存僅什之
二三耳原夫建學之旨記者之要歸大率皆不謀而合吾
將采一二爲爾多士勗亦賦不出鄭志意也元劉氏倬之
記山堂書院曰孟子謂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委子孫
不教是禽獸畜之也禽獸其子孫可乎昔西漢韋賢出詩
書登相位傳至元成復以明經位至相鄒魯之人慕而頌

之曰遺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斯言也雖愚者能誦之雖智者不能行也相可有可無子未必皆元成而韋賢之教則不可後明夏氏寅之記猶學曰予承命督學江西至郡邑進諸生課試之又令有司學官時舉行之以毋負上命然而未能焉將教者之不善抑學之不力歟教不善也愧古君子多矣至諸生一身成敗利鈍何乃不力也敏則速魯則遲孤遠荒陋則寡昧是固有誘焉者然則區區科目銜鬻趨競之伎不早自振勵而顧限畫以延歲月動以質魯地遠虛詞擁護其短何哉之二說者洵靡俗之鍼砭迷途之南車也苟建學之後爾多士盡摩揉遷革體二說而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鼓舞之則父勉其子兄詔其弟力行期於有獲文學足以有爲彬彬郁郁用以追宋明之盛何有哉多士勉旃跂余望之矣是役也經始於己丑年八月十五日落成於庚寅年四月十九日爲費計金凡五百有三十其始事則前太守陳公奔禧也相與協贊有成者大庾升任令章君緒署令上猶縣孔君毓廉今令何君思禮郡學教授熊剛訓導童登殿南安府經歷夏榮瑞也贊以助者大庾里民謝樂聖宋仲先羅昆芹高惟赤蕭恒吉陳生祥蕭悠也鄧君輔鄧君弼也董其事者南安府照磨吳尙禮紳士謝士達尹世弼胡其仁張秉質陳禧黃龍袍許登瀛龍廷策也皆與

有勞績例得書名並記以勒諸石

重脩南安郡學記

王思軾

士君子出膺州郡必汲汲於重道右文而治乃駸駸焉漸
幾於近古則本務之不可以不亟爲講也其亦審矣今夫
庠序之地本務之所在也或者且漠焉視之至聽其淪圯
荒穢而莫爲之所吾竊懼興賢育才之無具而風俗移易
究非僅稱能吏者之所能爲也若南安郡司馬遲老祖臺
則可謂知爲治之本者歟予自居木天署厯遷待漏以來
稔知公之名閱文經武緯簪紱累葉皆卓然爲當代名卿
治譜淵源所自來矣戊子歲公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八

簡命以奉政大夫佐治南安郡下車以後政簡刑清謳頌
之聲不暮年而溢四履凡所以爲民興除皆務其遠者大
者未嘗才智自矜博能吏聲於旦夕故士若民胥樂其鎮
靜而竊歎蒙庥錫福者之爲已多也越明年秋兼綰郡篆
卽慨然於郡學之將頽亟集廣文紳士而謀之曰學之建
肇於有宋其間興而替故而新幾百年矣今之禮殿門廡
舉一一欲卽於傾圮脩葺之或後何以崇廟貌肅都人士
瞻視哉且又前太守海甯陳侯嘗有志於是而未之逮也
盍急圖所以新之於是遂捐俸爲倡而庾邑里民某某者
亦咸樂贊助以勸茲盛舉凡鳩工庀材若木若石若陶若

坊若丹堊而祿皆擇人經紀罔或怯費以滋累故磬鼓不
煩而工作趨起經始於己丑年八月十五日告成於庚寅
年四月十九日嚮之將頽者一旦煥然改觀式瞻美富疇
不頌公之功在聖賢而重道右文爲能悉所本務乎抑吾
聞郡乘之纂述城墉之脩築公悉一力獨任終始之俾咸
有成績所謂政治之遠且大者亦大畧可睹焉耳矣公恭
厚簡重廉而能明當青年莅仕卽本居平所蓄積出之爲
禮士愛民興教善俗之治他日所設施其庸可量乎予激
水與南安壤相接也紳士郵書以記請退食之暇譜善旌
良固所甚樂鄰有賢侯尤嚮往之如之何弗記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九

重脩北門朝天橋碑記

謝士達 邑人

郡北門外引溪流爲隍池遶西北而東注水從山間來源
遠流長誠天塹之險固北方之保障也路當孔道非橋莫
濟創始於宋甃石於元舊名朝天橋者以嶺北要路由此
而達京師也閱數百年來時圯時修不勝屈指迄甲申歲
風雨剝蝕梁木又告傾矣當事者目擊綢繆未嘗不痛念
行旅維艱輿徒病涉奈邇來公務旁午勢與心違徒杠蹠
設淋則朽漲則漂肇造不宏曷垂久永於時邑父老暨仗
義輩若陳爾玉張公甫彭君政王儀吉歐遂卿劉魁先皆
忻然有志予與明經胡君其仁尹君世弼亦相與踴躍樂

附其事破慳舒囊以倡盛舉竊幸功隆濟涉都人士大有
同心眾擎易舉遂始事於甲申初二日鳩工庀材伐石斷
木既構之樑終覆以屋城門左右建廛翼然越歲春告成
矣完矣美矣葦而奠矣秀者頑者旌者倪者往來轂擊肩
摩者羣相謂曰微諸父老竭誠効力襄董其事不分昕夕
不避風雨曷能免却步褰裳一勞永逸耶且事基一日矢
志百年廛舍有租待用無遺惟諸父老會計其事將來橋
之傾者接修頽者續葺悉取給於廛租之積儲則履道坦
坦繫於苞桑遵路平平葦於磐石矣工竣屬記於余余亦
躍然起曰有功必勒無盛不銘爰搦管而爲之記同時捐
修姓名例得備書於左以垂不朽云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

郡賢侯陳公遺愛祠記

謝士達

地方有數百年不刊之成例忽起而紛更之宜其難也迺
宵小者流乘其久而有所覬覦於其間於是乎生端起釁
爲含沙射影之術以罔其上脅其民撓亂其法制而將以
隳壞之其禍焰殆不爲不熾矣幸而天佑吾民昇之以幹
坤撼乾之君子釐剔奸弊代達民隱俾往制不致滅裂而
一郡遂以食無窮之福則如我郡侯陳太公祖之仁政足
紀已南安踞西江上游爲兩粵咽喉崇山絕巘莽此叵測
明洪武間建設千戶所專司捍圉與今之城守參遊一例

也且山川整屋從無造運北糧之例非贛衛信會二所比也

本朝定鼎奉汰所員屯糧暫附贛衛帶徵致生釁端捏以一衛三所攀告造運時荷大中丞張公核實

題定信會二所地界與贛甚近舊有僉造幫運之例理應分造南安一所既無幫運舊例而地界又與贛相去實遠不應分造屯糧改歸大庾縣徵部覆依議永爲定例矣邇者信會二所不思

國家數十年煌煌之成憲岳立難撼忽煽惑生事利餌本所奸軍私立議幫合券妄肆鴟張希圖射利適陳太公祖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一

以戊子歲補授南安郡侯甫抵洪都屯丁趨控公悉其源委躍然以爲己任鈞批南安所在

本朝定鼎以來從無造運屯糧已歸縣徵何物奸丁蕭亦唐鄧君林等乃敢輒肆朋謀希圖撓亂歷久成規貪賄肥已貽禍地方仰候通詳各憲自有公斷爾等各回家靜候可也隨執詞面謁撫藩糧憲備述往例愷切陳情旋奉大中丞郎公稔閱巔末判云信會二所從前僉運南安所屯糧歸改縣徵俱於順治年間前院題定之事今相隔五十餘年復議幫貼不特無以服南安所眾丁之心且恐展轉告訐無已不便準行仰將原詞銷案所立合約一併追銷

以斷葛藤等語蓋自是而南安一所絕永遠之患享安全之福不以無辜之膏髓廢奸猾之谿壑舉郡食大中丞之賜而亦莫非我公之賜也公簪纓世闕學問宏贍詩文書法妙絕一時官尙書郎則召對有資青宮有賜人皆以稽古之桓生擬之而出所蓄積施之經濟歷仕三十年許所至輒嘖嘖有政聲其官南安也入境卽首革茲弊俱人所遲疑不能卽決者公實以單詞片語立爲吾民去其害所稱幹坤撼乾之君子舍公其誰歸哉且公履任未半年汲汲焉新泮宮以隆聖道葺書院以崇先賢纂述郡乘以昭示來茲使假以歲月次第設施利弊之興除亦豈有憾歟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惜乎天奪我公而卒於未觀厥成也然而後之人觀此數大政而我公之用心亦大畧可觀矣爰因郡人之不忍已於公也祠祀之而書此以勒諸石公諱奔禧字子文號香泉浙江海甯人

重修寅賓橋記

遲維璽

郡城東門外五步許有隍橋曰寅賓舊志不詳所自始吾意橋當郡邑之衝昔人創以便行旅通車馬而免民於病涉蓋所由來舊矣卽其間圯而脩廢而復舉者亦不知凡幾然卒莫述其梗概若橫浦諸橋之昭昭耳目故脩舉往事類皆不可得考也歲己丑春夏之交天作淫雨山水暴

漲汎濫衝突於隍池之濱而茲橋於是乎復圮官斯土者甯不一深維王政及昔有事於杠梁而昔紉舉羸勢難立辦濟人之輿惴惴然懼不暇給以者老張其熹氏毅然倡修若石若木若瓦若工匠之物料采辦備值既廩悉一力獨任無有難色是固疊疊樂善發於由衷乃其工與費皆甚鉅且繁顧獨力任以勤此舉也可不謂之好行其德歟其明年爲余修志告成之歲橋適以次畢厥工今而後凡爲墩爲梁爲屋之屬缺者補矣腐者易矣傾塌者甃砌矣睹斯橋也屹然鞏固數倍疇曩虹影江流加輪奐焉張氏於此其亦可謂勤焉耳矣邑之紳士高乃義應乃懿德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進而請予爲之記予謂此有司事也有司責也而張氏樂爲之予方將汲汲表章爲郡邑之好義者勸有以請之如之何不樂爲書也其紳士復進而請曰往志畧茲橋之源委使今日茫無所考證亦建置中一缺典也願以今日之事補入新乘俾夫後之人知

國朝之修茲橋者實自張氏始亦風勵好義之微旨也遂記之而併附諸志

建始堂記

冀霖清源人

考棚之設何爲乎所以育才也方今

聖天子設科取士試有差學有使闢門籲俊已超前軼後

而

萬壽恩科人文蔚起額以十年再加遂令川嶽之英悉歸
廊廟之選直省歡呼不惟擊壤而歌行將卜世卜年尤未
易更僕數也 庚寅冬奉

命而西一歲三科未暇席煖然於十三郡棚舍實心誌之
洪都蓋東南一都會其考署留題不可殫述顧對薇堂開
寒香滿院余衡文其間目送秋屏手撫花洲名教樂地也
若芝陽雖陶長沙公故里而不無可變若信州則君子亭
也夏文愍忠公之祠在焉棚宜設於此若星渚負匡廬面
彭蠡山水奇秀矣考棚則又以明倫堂代之余捐貲重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四

鹿洞書院於是棚竟有志未逮若潯陽與星渚同至呀江
則形勝冠於江表矣其李泰伯講學之地乎而昭武右軍
墨池宛然署有閣焉胡篁經亦臨其上是又躡星渚潯陽
之轍歟至洪都地靈氣秀棚亦如之廬陵更異甚六一居
士今古宗仰余三至其棚大哉觀乎是又與洪都相上下
他若筠州之與宜陽均罕其匹而章貢幾幾乎近之矣然
登章貢之臺顧安所得名宦似茂叔而挹其風乎壬辰夏
署南安守安君玉調提調歲試來虔捧一文曰此橫浦多
士有志建棚而乞批允者自

國朝附虔應試幾七十年矣公益於 開府下車一賜轉

詳余曰善哉是乃余久志欲請者而 開府竟允所請棚
遂建焉余因思登彼東山陽明先生之流風遺韻不啻見
茂叔乎茲至其地場列東西堂分內外臺閣厥然輪奐魏
焉遂擊節嘆興呼多士而詔之曰是棚也不特有裨於文
風且今豫省十二郡先後媲美汝輩翔步天衢當自此始
矣爰題其堂曰建始書有之慎終如始多士勉旃

建復南安試署碑記

督學 魚鸞翔

予奉

簡命視學江西之明年秋七月按部來南安於是試署之
成幾年矣先是郡邑多坎舊址廢焉自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 記

五

國初以來諸生每臨學試輒附於虔州撐舟躡屩奔走數
百里外往來之人弗便也至康熙四十九年郡紳士請於
當事鳩工庀材相郡內亢爽之墟因山而 傍城而 以
經以營以相乃事也爲 十爲垣千有百尺以楹數之

得千二百自庚寅秋迄壬辰春而試署以成予既竣試事
郡丞遲君述紳士之請而求予文以爲記夫南安襟山帶
水實西江上游也嘗覽其形勝南扼交廣北距湖湘凡臺
省命使之宣布廣海貢賦之獻納悉由此以達匪特此也
周程傳道之鄉伯安廣道之所遺風猶未泯也豈不能得
比於十二郡乎攷試署在城南一里許肇自有宋淳熙間

舊名貢院元豐時黃魯直典試是郡相傳賦詩飲酒於其中者也至明遷建於城西為三百年學使者校士之地文風稱極盛焉蓋南安試署之來久矣今夫廢興之故雖曰氣會豈不以人哉顧以事廩於官非一身一家之所得而主則人心渙而不能以一矣即一矣而或詘於力有其力矣而或阻於時與勢則亦尙有待焉今

天子稽古右文培養士氣薄海內外絃誦鼓歌炳然與三代同風此邦之人士乃能相與振廢墜之典以幾於古氣會復而人文之盛也於此可見矣而必休養生息需之數十年而後成蓋成之若斯其難也爰書之石以為來者告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焉

新修武廟記

郡守游紹安福清人

新城東山門外關帝廟乃教場管制也因演武亭復移於城西郊塲遂廢營員不於是廟修祀事轉沿為文官朔望行香之所緬維闕聖靈爽如水之行地中何處不流即婦人孺子皆知匍伏泥首敬由心生矧奉

國朝加禮隆為武廟春秋祀以太牢追薦三公則睹茲廟貌烏可不致其尊崇哉雍正十一年春三月蛟水驟發倒壞田廬不可勝計廟亦遭湮然尙幸神像無恙屋宇猶支而牆壁門窻部從均沒泥中矣是年予適兼綰吉州篆馳

歸開倉發粟飛牒請賑安戢災黎稍定即趨謁武廟怒然思爲不可緩之舉爰倡捐俸錢各官僚相繼而起士民中亦有援助者共費錢一百餘緡舊制依然不但已也且從者闕之闕者增之爲照壁爲頭門爲拜亭爲左右廊欄爲演戲臺以及於几座帷帳悉備考是廟建自前明嘉靖迄今幾二百載竊怪官斯地者不一人拜斯廟者非一日何致楹柱榱崩若此大槩土木失修久矣或者神靈其恫借泮虐示儆故有今日煥然一新耶斯舉也雖經費無多工役不冗而遇災修廟亦一事也是爲記

詳養濟院增糧添屋記

游紹安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王者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者以爲老與幼皆難自食其力復無所依倚也次則疲癯殘疾爲可矜然此類如非無告不過爲天壤之廢人乃於病廢中有一種癩疾者既棄於天兼棄於人倘非家道自足欲坐食至死不能盡斯疾最防傳染朝夕薰其氣疾必發甚者至親骨肉莫敢近東南方水土卑濕閩粵人近海者染患尤多所謂大痲瘋是已雍正十二年予詣水南城公務有羣丐跪道旁問故以不幸沾痲瘋老城人禁阻入乞養濟院孤貧亦絕與伍殆將餓死爲言余惻然心動因詢庾令令具言經制養濟孤貧止二十名日以次揆充例難分惠若丐且懼染弗肯

與同院落南安隣廣瘋者則有二十二人半土著而半粵籍均無所歸向在河南郊編茅屋九間使棲離城三里以遠其惡君既生憐宜上請抑官捐月米活之惟命予歎曰是豈棄於天又竟棄於人即使若而人無斯疾固可力食疾矣猶有親戚保護或人與同羣亦不死今既天棄之人棄之仍不獲一體同霑仁政是視四窮民更慘也夫棄於天乃天地之大也爲民父母亦與人同棄不思補天地之憾何忍言哉爰率令共捐俸米餉其旦夕亟請上司類言及上崇二邑蒙允通省哀益增南屬額一十名上崇各得其二大庾六名專予麻瘋遞補因於原地另造瓦屋三間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修葺舊茅俾得存活南郡自茲有兩養濟院矣嗟乎一夫不獲痾瘵乃身王者以引養引恬寄於司牧者何切如嬰赤瘡痍必耳聞目見而後動念恐不見不聞者益戚戚予心先賢云儒者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誠有味乎其言若萬間廣廈大庇歡顏祇邱園子無聊設想耳詎吾輩身膺民社者所宜付諸空談哉記此并以自警

重修道源書院記

游紹安

三代之教庠序學校尙矣自宋以來則建立書院萃卿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髦者而處於斯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聖天子右道崇文璧類而外書院之設視昔爲盛而南安

偉麗稱巨觀焉夫然後陳俎豆而敦詩書明倫常而究性命風俗之機教化之本胥於是乎在道源書院名則仍舊者所以尊道統志本始也夫濂洛薪傳自宋陽明先生以三百年後名儒上接瓣香其臨卒於南安舟次也猶津津講學不置則今日與周程上下陟降禮固宜然而子瞻諸君子皆以節義文章卓卓表見想當年流寓景况風流如昨安知庾嶺章江間非昔賢精神所注耶斯一室之奉又烏能已已是役也經始於雍正十有三年之四月落成於是年之十二月予倡捐官俸丞令暨郡邑紳衿以及義行人民相率樂輸惟恐居後不戒而勸不令而從費不取於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官役不煩於民而鉅典克舉夙願獲酬或者於

聖世崇儒重道並隆三代之意度幾有當也已舊有陽明祠磽田幾畝祇足供僧不充祀事牢禮士子燈膏既廩之用方議增益以詔將來踵而行之此又予之志也諸生礪石請記予蓋書其建興歲月顛末如此至捐輸之姓氏爵里別鐫方珉以垂奕禩董其事者則郡幕官王克庾邑史沈雯孝廉楊垣鄉飲賓何如濬弟子員朱兆拔譚上進劉士連張儼尹世達也例得並書

重修龍王廟記

游紹安

郡已近郊多有郵亭備冠蓋往來東道主送迎之所亦禮

節所關不宜率略者南郊無專舍向擇東門外廣化寺之前楹寺瀕章江水口舟行上下必經故宿餞於是雍正五年

勅祀龍王廟庾令爰相斯堂供香火春秋編祭朔望拈香文武官亦於是焉集予惟南安當五嶺衝途粵之行李繁矣况奉

制祀龍神爲一方民錫福霑雨而祈亢賜而禱靡不竭誠將事有響斯應則所繫於民生更大斯卽蠲善地恢宏廟宇丹刻輝煌亦僅展將享微誠祗分梵王一椽已不足云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壯皇華予擬東郊舊學宮改造移奉似爲妥貼比年來因興舉諸役方歲竭薄精欲邀勳公復有城橋之請茲事蓄於心而未發欲速則不達君子不可不知務倘克遂吾願歟未之敢知不然鑒斯文者諒與我有同心且偕令葺之記此

新建講堂記

游紹安

道源書院成於雍正十有三年余曾記其事矣猶念敬業堂兩旁列舍廳事弗宏允於務缺於貲未遑計也壬戌與承令襄造一棟經營甫就擬書白鹿洞規於堂以示學者適大中丞桂林陳公刊豫章書院學約若干本檄頒至郡

予捧而喜曰是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夫人無知愚
賢不肖罔不識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也生而秀
者當束髮受書所謂學問思辨行五者亦無不誦於口也
顧何以岸然爲士矣問親義序別信經綸何若且自脩身
以至於處事接物能一一無愧怍否詎非理有未窮行有
未篤忿懣未懲功利未卻憚改過吝反求匪忠不恕而違
道歟此朱子所以即人人熟知熟聞行焉著焉者不憚揭
其目提其要第其序重覆申明爲學者規也夫白鹿洞西
江一水其則不遠學者豈盡未之聞乎迺陳公亟重刊廣
布復推擴其旨精詳其義著學約十則頒示庠序者誠慮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學者不著不察故諄諄然命與朱子先後同揆也學者獨
不觀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於人生日用誰不知
聞誰不行習試著焉察焉其可須臾離耶然則務新奇可
喜之論忽規約爲常談者弗思耳矣爰宜大書洞規於講
堂之屏並錄陳公學約分列左右凡登斯堂者觸目警心
果能著焉察焉將秀可起頑賢智可養愚不肖固不徒朝
斯夕斯者益也曾子固云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
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隣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
朱子嘗稱宜黃筠州學記洵旨乎其言哉記又有云上有
好下必有甚者焉顧所以導之如何耳爾學者何幸得大

賢如陳公來撫是邦而導之若是是可不勉與掌教郡學博賴君萬程及首事弟子員何如濬劉士連譚上進張儼朱兆拔尹世達咸唯余言請嵌於堂壁余應之曰可

重脩老城魚腸溝記

游紹安

政有當舉不得而廢同僚協和其福在民倘一人持偏見惑浮言將扞格因循百姓何利之有效南安郡城甃築自元形狹而長微銳類魚昔人按地脈經制引城外官陂頭活水從西之北穿垣而入沿百餘步分流南北二溝曲折而合於南關之右仍穿垣出沙洲埧歸注章江以象魚腸故城名魚城溝名魚溝脈暢形全經制悉稱魚無腸不活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城詎可無溝明末兵燹陵谷滄桑康熙四十八年前守祝公前令武公稽志疏濬獨北溝分流水口爲兵民佔屋礙不得開以迄於今每遇潦水沒踝經旬不消居行苦之夫山澤通氣土蔚民殷水泉砂礫皆爲凶宅斯雖堪輿家言不必盡信亦不可盡不信此非政有當舉不得而廢者歟予壬子歲莅任之次年即檄行庾令清查故址意蘄立瀾不謂有聽浮言者沮予議也嗣副協黃公來鎮茲土訪聞是舉屢勸力行比孔郡丞余邑宰甘守戎相繼而至詢謀僉同民佔者民官主之軍佔者軍官主之見非一偏黎民有利尙何扞格而因循余令遂親加相度以北溝口古蹟

久湮且兵民成居匪今斯今商於甘君請遶屋左右另闢使通並據士民何錕等陳詞清出城西前人原置修溝田產若干徵粟易錢於壬戌冬動工癸亥春工竣告予爲文以志之余喜同僚協和其福在民爰執筆叙其顛末併鐫溝產於石陰使董事諸人得以歲歲掌脩流澤奔襪也斯舉也襄事者貢生何錕易朝遴生員陳士仇陳模許榮任劉敬業張家英許奪解徐梅陳益烜吳雲錦朱芳坊民陳爲章黃士連吳亮臣張公燮徐治泰何睿士吳用乾大庾縣典史劉琨巡檢魯翰昌知縣余光壁同知孔傳彭南安營千總孫捷守備甘洪章參將黃正元作記者南安府知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府游紹安也

重建橫浦橋記

游紹安

政待人而舉非人則政不行亦待時後興未至則雖有倡舉之人祇束手而莫可如何顧有其人與時矣而承令襄力者不以家事視國事將苟且求赴期會吝惜貲財但慮損已是何能推廣

皇仁黎民曷賴哉府城南門外東百餘步有橫浦橋一座建於元延祐年間又名平政斯橋也不獨爲郡治新老兩城腰帶橫虹全府鉅觀乃江廣之官輶商李四邑之士農工商往來要津也溯元明迄今或因山水暴漲而湮或因

日久失修而圯易以浮梁木石者屢矣比予雍正十年莅任橋早已傾於水僅歸然兩墩商諸前庾令沈君懋學秋則架木爲杠交春潦至則卸拆買舟以濟然當春夏積雨綿連溪流注匯無常且時遇風濤疾惡愚民罔顧趨避擁渡爭舟一葉之載能勝幾何遂於雍正十二年間率縣共捐造二大船以利行旅不虞未及匝月暴雨驟漲輒覆其一溺斃兩命予痛欲自撻矢念興橋恨不能不日成也由是陳牒當路始請動公不果繼請募捐不報遷延歲月歷有年所豈倡之者非其人抑地方舉行大事克濟與否亦有數存殆時未至而莫可如何歟乾隆六年冬桂林陳公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撫江繼以夏邑彭公布政檢閱舊牘見予屢有橫浦橋之請檄飭再詳具奏動帑興工

命下之日萬民鼓掌稱歡予不禁蹶然色喜乃今庾令余君光璧別有請也謂從前建橋舊處河身狹窄再豎五墩水勢愈難舒洩致洶湧騰激爲患今應於下游百餘步立基溪面寬衍流水平緩改造七墩六門庶可久固原估工料奏報成數若然不敷光璧即竭力賠墊亦不遑恤也余偉其論轉達上司均獎令勇於爲善而難其措置復代咨部增銀二百二十四兩零合原估共成二千三百四十兩自壬戌冬經始至癸亥冬竣事閱一暮而奏萬年鞏固之

圖則余令承襄相度之功迨考其經費實耗白鏹三千餘兩嗚呼難矣視國如家此之謂歟余迺蠲吉偕文武登橋慶成比爲亭三十間長三十丈濶二丈四尺左右翼以欄杆南北關門樹坊巍乎壯哉竊私幸十年積忱至今日始獲邀

皇仁而廣被黎民也然非上叨撫藩二公功德次賴余令襄事烏能得此爰直書其事於石以垂永久桂林陳公名宏謀夏邑彭公名家屏其督造見造監工官士耆宿有功於是役者俱列銜名於坊表云

重建青雲橋記

游紹安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章水源發崇義聶都西注橫郡之浦下與貢滙而歸彭蠡此古稱南安據江西之上流也又有從北境瑕坪嶺歷太平龍潭東折而來與下崗水夾出玉枕山合流入江者爲學宮水故自宋以來府儒學均卜於城東郊江潏雖其間或遷城內或移城南卒仍復舊址未嘗再易而青雲橋創焉考青雲橋造自元代顏曰雲津跨於津口爲謁學所經以雲命名者取雲漢作人之意古今人無異旨也雍正八年前守張公淮以學宮瀕江屢患於水遂徇紳士之請劃府署餘地建大成宮殿學旣遷斯橋圯矣竊惟橋梁有設當古人必幾經相度謂爲政者萬不可已之務非如亭榭

臺觀寓遊觀供樂事興廢隨時已也學政而橋斯廢豈輿馬可以遶道彼病涉者又何以濟况南安水勢本趨東摺爲北向橋正指東方學宮之水滌泗有情如故士子之應省闈貢禮部買舟揚棹者橋若將送之斯橋興而奮翮青雲必有驗於茲邑庠士張梓彭振蔡球戚鍾吏員周有才里民陳國濬張起雲蔡龍生張上玉黃德生等捐錢倡好義者醪飲况瘁三年告余工竣余愧不能全力僅助一椽片甍喜士民等能底於成也爲記數行並囑鐫公輸諸姓名於石陰以垂奕禩云

重修譙樓記

游紹安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嘗考聖經垂訓以思明思聰爲君子首務思之云者瞬存息養無時無地而不警觸之謂也使不用其思則耳目所交物將封之不能盡環堵矣違言邦國乎况守一郡而爲政者運千萬民於掌上好惡由我生殺由我事上接下察更安民凡所以宣布條教厚風俗固人心大而禮樂兵農細而錢穀訟獄莫不於藐躬攸賴烏可不用其思惘惘於視聽哉予承之茲土也十二年矣雖未能廣敷

聖天子德意勒進循良而事無精粗政無巨細未嘗稍懈其思以迄於今日者因譙樓脩竣迺大書視明聽聰四字懸於樓之第一層昭示百姓益以儆予思焉自是以往登

斯樓也遠而山川邱隴草木禾黍歷四時之作訛成易靡不瞭然在口且其間漁歌牧唱舟楫邪許與桔槔碓磑相上下亦若冷泠入耳也初寒暑雨小民有怨咨者乎若夫坊舍街塵器塵湫隘行者坐者負者戴者列於市者貨於肆者楚楚者其髦士歟促膝肘而疲癯殘疾非窮民無告者耶他如戶外誦聲室中機杼以及兒童婦女嬉笑怒罵一一在吾耳目中嗟乎風景不殊見聞有憂樂之異登斯樓也思之思之尙不愧於爾室乎必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後可

鶴鳴堂記

游紹安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南境東山近郊靈秀爲郡最相傳唐人楊松筠有識云東山一隻鶴飛來在平坡誰人得此地代代不脫科青鳥家言予素不習遂不盡信歲癸亥延同年友黃思亭公掌教事從遊者日眾限於書院上舍不充難以廣招及門輩悉守令方計城橋心煩力絀合謀醵錢增造楹棟以思亭師兼通堪輿請相宅師笑曰山形如鶴院門外左坐卯向西坡平穴吉吾聞楊救貧畱識殆其地歟轉以告余余領識之丙寅正月僉鳩工庀材建堂其上逮夏落成請余名斯余惟山水情性奧渺難窺稽古大賢如司馬溫公程朱夫子始能契其微間有論說而吾儒讀書窮理祇知矻矻聖

經賢傳當不暇究心識緯術數之學也況生輩欲構此堂以惠其鄉之髦俊也結想三年矣夫豈爲識傳吉壤而營卽思亭之指此地也亦偶然耳豈因識而談風水然吾竊怪千百年前此地已有此識何以迄今始有此堂謂非南郡文運肇興人文輩出適當其會不可是師若弟無心而得此地余轉有觸以名此堂矣時耶數耶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耶其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剛中相應誠意交孚師弟君臣間好爵爾糜理固不爽其在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他山攻錯朋友切磋琢磨之義也取鶴鳴以顏斯堂蓋互體易詩借識發端亦取象比興以相勸期待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云爾覽者當有會於斯文

重修新城記

游紹安

水南有城自明嘉靖年始也先時粵寇踰嶺剽掠而水南市廛倍密商賈輻輳適當梅嶺咽喉苦之前賢因疏請築城守禦背章江與郡城對峙嗣是漸頽節次修葺有官修有捐修有募修不一追我

朝雍正年間則傾圮已甚門樓斜墜堞崩馬路護脚無存蓋章水發自崇義聶都佐以庾境上鄉支流溪澗皆自西來南折而東按西勢若建瓴遇雨潦則洶湧轟轟與城之西北面爲勅敵故不數紀輒壞是創者何嘗不圖其可久

苟繼者不以創之心爲心城郭豈能自完哉歐陽子云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自古賢智之士爲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富哉言矣予固繼之又繼之人也適丁斯會可不爲民捍患興利耶爰具工料冊詳達憲司久之卒以浩費中沮不發何幸大中丞陳公宏謀方伯彭公家屏同時蒞江省極力整頓百廢俱舉具奏豐城等一十六縣城倒塌議動漕庫存畱引廢鹽規銀七萬六千三百餘兩急修獨南安以非經制城垣與焉荷蒙

俞允領帑金六千兩有奇爲大庾令余光璧承修其興工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則癸亥年閏四月初二日也斯時正值上年歉收米穀兩三倍價兼之霪雨連朝貧乏小民困無生理待哺哀鳴余令仰體憲心亟傳鑿鼓百姓賴以存活者咸誦

聖天子深仁甲子年陽月令率監工官赤石司巡檢蕭應魁告竣予偕文武官周巡其門樓墜堞以及馬路護腳垣身高厚悉如舊制而加堅焉新開便門一於鼇門之東因橫浦橋南祖衝城牆有庠士彭文光彭世俊彭煥彭世傑彭世福儒童彭弈科彭弈禧者民彭弈佐者願輸其祖生員彭新聲遺業店屋歸官闢門通道給價不受閱畢余令請作文以記予思茲城之創於明不過與鄉鎮堡寨待暴

容等耳今日奉

旨動帑飭修則帶礪永存屹然經制宜書者一堅磚巨石
灌漿籍鐵西北兩墉畚築尤力雖洪水暴至不侵是城也
而隄矣宜書者二且工作正當庚癸之秋舉大役而艱食
者得食所全更大而澤更渥宜書者三一舉而三善備焉
則陳公彭公功德在民正所謂有斐君子不可諱兮也烏
可不叙其事爲來者勸乎是爲記

正氣樓記

游紹安

人有以風節著後知爲道學者南郡寓賢中於宋得一人
焉曰蒙川劉黻有以政事見莫識其道學者郡守中於明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得一人焉曰東海張弼道學與風節政事殊致與非也一
出於正氣而已嗟乎士君子何樂以風節著哉稽寶祐之
季權奸柄政羣小附后斯時卽起程朱子曰侍帷幄亦不
旋踵而擯竄流離故劉公甯抗疏批鱗攻君心之痼疾非
可以格致誠正法言從也夫公自田間來豈周程之大義
微言未尊所聞行所知耶尙論者見論語一書遂謂公因
謫居南安溯東山活水始悟濂洛正派若然將風節不本
於道學乃風節窮而後悟依古來非真道學有真風節耶
公不幸以風節著耳若官際盛時之張東海則不然明世
仕進重內輕外東海以名進士珥筆部郎顧不願委蛇署

紙尾出領一軍者將欲柄一方而行其志也志既行超然
去矣迄今郡之人僅俎豆歌思其德政抑知公耿介立身
去就明決一切功名毀譽舉不足以動其心此豈無本而
能若是讀吟風弄月臺記足覘公之真道學非口談先儒
註腳者所可襲也惜生平爲文字所掩史列文苑不登儒
林即政蹟亦無聞循傳蓋朝廷布列多君子則居下位者
轉無以表異於人公適逢憲孝盛時非憂虞之秋恬退又
其素志故弗獲與商王劉謝諸君子賡拜大廷縱福在偏
隅亦祇求循分共職不爲詭世震俗之爲見聞習而德隱
矣是東海躬逢盛世何幸人莫識其政事文章根柢程朱
大庾縣志卷之十 藝文 記 三

重建蒙川館記

游紹安

亦幸而不幸也不有陸稼書曠與闡其微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微斯人其誰與歸噫前人邈矣寓茲地守茲土不知
凡幾矣非蒙川不克當斯樓非東海不能爲蒙川建斯樓
不能以正氣名斯樓氣正則道學風節一以貫之矣斯樓
何可湮圯襄力再造並祀二公用志嚮往云

蒙川館不知湮於何年山長黃思亭躡尋遺址謂真覺寺
前坡之過路亭有石金剛者是率弟子修葺願以館額並
系詩紀告予刊於策矣乾隆丁卯公構正氣樓成邑廩生
劉斯來奮然起曰斯樓斯館皆東海張公爲聲伯先生作

也樓既聿新館烏可仍舊且踞金剛類僧伽宇乎於是立輦石像於寺廟亭之垣墉改砌而堅崇亭之楹棟易架而高大爲窗爲牖門戶階砌以整以治簷牙飛啄地面平鋪別於左側甃闢山徑介然成路向爲樵牧野老簑笠雜沓之區今則濟濟冠服靜觀原泉而自得也向爲緇流香花道場梵音貝語今則凡楹修列坐嘯行吟想當年輯論語問梅諸集依稀如聞見也館也而亭亭也而館矣劉生斯舉可謂知務其費錢如千緡生非以錢市名余何必問生費數嗟乎凡境內所當興舉者獨蒙川館哉有心者每憾絀於力有力者又豈獨劉生哉或謂生爲前明司寇雪臺公支派東山有別業故爾余曰其然雪臺昌明正學開梅國書院上接道源大有功於學者紹衣厥後不其然乎爲草數行即命上舍弟子員生男好德書之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新立武廟記

游紹安

神與人隔幽明同情理外情理不得稱神則以人事神所當事以情理揆諸人安而神始安今祖孫父子異宮而處分爨而食即夏屋鼎烹祖父罔懟彼孝子慈孫猶念寢膳晨昏睽隔每惄然不安若采戶蓬樞不充藜藿有不得不異處分食者亦未嘗無太心貧賤之天良苟高爵大官享鼎鍾踞華屋飫肥甘置厥祖父寄足他人廡下饗殮自給

遇歲時佳慶輒呼其來今以去人世固無此子孫設或有之親友鄉鄰未有不怒留痛絕其祖父將毋甯窮餓以死神何異是神視聽惟人人何致神若是南安水城東山門外關帝廟文武官祀事之所雍正年間崇曰武廟追封三世曰公前守令因廟無後宇奉三公主於老城南門樓春秋則昇主就祭於廟側佛堂祭畢仍返余一見不安甚嗟乎人不安神豈安哉先王之制禮也揆情準理而已禮莫大於祭宜次之稱次之不稱則不宜不宜則悖謬情理乖情理則不安詩曰以妥以侑安之謂也會躋僖公君子猶或非之况卑視其宗祖哉且既稱武廟矣學校崇聖不遠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大成士大夫家廟有設亦前堂後寢時食均薦大享合食等而上之何獨不然乃以赫濯三公借棲城闕香火斷絕日夜與守禦兵丁爲伍僅逢二祭爲子孫召先祖俯飲血臭關帝安諸三公安諸神不言如人何人習而安之將如神何殆守土之過也爰相西洋教廢宅申請臺司另立武廡門高以宏正殿巍然移祀三公於後殿官僚士庶咸隳斯舉約費百金蓋罰鍰云惟是予守郡十七載矣何遲遲至今非敢後也力不贍也暗室不欺神鑒在茲昔年月日具官某記

丙寅春余六十有五誕辰兒孫繪東山圖請自記爲壽今
復兩載矣門士續構亭館數處畫全景於蒙川館屏山長
約余九日遊且觀圖焉余喜山水勝概日新老守精神猶
昔爰偕同官渡此行亭而上凭欄觀瀾蓋斯亭最勝百遊
不厭者迤行林際入書院門而奎閣而講堂而陽明祠而
敬業堂而四賢祠左爲藏書樓右爲掌教齋俱歷階而升
山腰一宇爲寓賢祠登臺俯瞰予前記有云兩城雉堞章
水橫橋萬家烟火無數檣帆指水口浮屠以東之景儋輩
方欲登巔遠眺予不能從待者亦以肴核備告矣由院左
側門循牆至諸生靜坐處與尋樂輒遂穿禪室布席鶴鳴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堂酌萸觴相祝健山長告曰挹菁亭前碧荷未敗黃菊初
開盍取道雲章而往觀乎僉唯偕行賞畢竟攝齊陟真覺
寺高閣計三百餘武余扶筇躑躅坐憩適道不老二亭而
後至云日是迴步正氣樓新亭竹蔭活潑潑地楓葉飄紅
但聞秋蟬指點當年下馬振衣諸勝如目前諸生已煮君
子泉置紙筆候蒙川館揖而言曰先生矢不日歸田願叙
此圖予樂而忘倦草訖仍呼白共浮陶然過通勝橋回視
仰止坊隱隱在林月暮靄矣戊辰心水翁筆

觀欄亭記

黃允肅

章水發源南郡甫出山即具澎湃勢東山林壑尤美砥其

瀾而滙焉兩間清氣特鍾郡伯心水游公就建道源書院
萃四邑人文肄業其間予泰山長與諸生朝夕淬厲暇尋
樂處徘徊憑眺忽得勝景於奎閣前山以水勝水以山勝
而山水尤以石勝巉巖突兀層累角列若髻若螺若堦若
穴環爲宮峭而削竄而深廓乎有容屏垣戶砌曲折透迤
皆緣天地造設不假人力而成佳植濃陰若隱若見此李
愿之盤谷邵子之安樂窩也湮沒久矣不謂從無心獲之
乃商同志芟蕪平亢巖中敞以臺竅穴而登構亭其上衛
以周欄規方數尺縈白繚青擁翠吸爽四望無際雙城烟
火萬家彩虹飛渡夾岸行影參差征蓬上下面挹溪流砥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美

柱揚波盈盈一帶溶漾來朝循是抵章貢達彭蠡之江之
海胥由此進輒不禁喟然曰此可得道源之所自矣昔元
公最愛佳山水手授太極圖於二程茲亭也羅石韞玉山
藏輝水含潤虛而常澄流而不息其即太極動靜之機乎
吾願與學者觀瀾而得之也探奇巖壑馳騁耳目云乎哉

種梅記

邑令

余光壁

莆田人

梅嶺險而多梅南枝落北枝開唐以前即有是語嶺名梅
古矣舊志謂本以臺侯梅鎬得名至宋知軍管銳始種梅
實之余竊焉梅之壽不能數百歲唐宋至今前乎管後乎
管必皆有種者同時趙子適扁館驛曰梅花國意酒熙間

管種爲特盛耳予甫至稽樹數約三十株而老且枯者半再至三至已損十之三覓善本百益之不一活詢之居民曰弱植移種不任烈日嚴霜且傷於樵採及人馬踐踏無足怪若種以果核就人跡不到禁樵蘇一年過膝三年人立不十年即夾道成陰矣予師其法購梅實盈石得斗核以二百餘顆種嶺麓崖上石有土者半之道左臨坑谷蹄跡不經者多至五六百顆依老樹前後種顆亦滿百稍遠道周陂陀而盤折者約五百有奇慮其出不齊種於顆之旁爲之副者如其數自下至巔虛者實之疎者密之缺者補之種梅核三千餘顆果若人言十年以後即可成陰則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過是嶺者若輿若馬若徒步若昇若負戴若擔暑資其蔭寒賞其花可以忘勞可以釋憾而嶺之險不幾於失乎此予種梅意也不知者以爲慕子猷竹安仁花欲與管公爭千古之名過矣夫嶺本以梅得名予尙不欲古人附會而沒其實肯自以爲名耶竣事作記以俟後乎余者同此心體此意復師此法以爲不費之惠云爾

君子泉醉石記

黃允肅

東山羅石擁翠有泉湧出宋蒙川先生流寓南浦時往往酣醉其間取山下出泉之義爲號著蒙川草凡是川之泉幽而香清而徹者皆先生有也先生直節讜論名震天下

是泉君子泉也泉有醉石君子石也泉石何幸得君子一顧聆一畱連而其名遂以長馨千古也抑吾聞泉冽者性也泥者欲也渫者復也其流足以灌溉及遠酌斯泉者其有君子復性之功惠濟之思乎至酒以醉爲節不及亂昔醉翁以此名亭先生復以此名石屢斯石者其有君子介石之節酣歌自適而無蹈阮籍劉伶之譏焉可矣不然泉石烟霞幽人之癖君子曷取焉

南安志近續藝文一編載此君詩文至多每苦平冗又時染堪輿餘習然聞其令廣昌賑荒有法以平反冤民註議去則所重不獨以言故酌而存之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捐修寅賓朝天二橋記

朱昕

尚山水自郡治西北折而遠城北門旋東門以達於江舊有墮橋北曰朝天東曰寅賓載郡乘可稽由雍正年間郡大水橫浦橋圯二橋亦傾厥後架木爲杠道衝馳累木力難支歲費補苴一遇山水陡漲則隨波漂去不免病涉矣職員林文郁素稱好義曾捐貲砌梅嶺路蕩平南北通路茲次第以捐修二橋請亟獎成之迺鳩工庀材先營寅賓緣岸砌石墩二深其基而鍵以灰鐵墩上橫縱其木爲鵲藪且以巨樑覆以板欄其左右亭屋五楹東西爲門長三丈四尺寬一丈一尺高一丈一尺屹然與橫浦橋埒經始

於歲庚寅五月落成於八月明年六月營朝天因其故墩
五彌其缺塌半益石一疊高尺有奇爲鵲藪且梁覆板欄
與坊門一如寅賓朝天長七丈五尺亭屋九楹高廣與寅
賓無大異閱六月而事竣二橋合費銀五百有奇稽郡志
朝天經修於康熙甲申紳士斂貲所成寅賓在康熙己丑
爲張氏捐修皆歷三十餘載而圯於水今文郁獨力義舉
二橋高其墩以避溪漲廣其亭以蔽風雨選材必巨伐石
必貞鍵灰鉗鐵必密且綴橋成輿徒奔馳安重若履平地
其鞏固殆難以年計矣且形式合度儼儼翼翼若鰲戴虹
亘雙拱城闕雁齒雉堞橫縮交縮足以作金湯之勢壯皇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華之觀煥一郡之氣象又不第利於行矣里紳士請勒其
事於青珉以垂不朽爲紀其實樹之通道永爲好義者觀
感而興起焉則倡之繼之務善之如文郁其人者可以干
秋不泯也

捐修青雲橋記

郡守

德成額

鑲白
旗人

庾之職員林文郁者可謂敦行不忘人也嘗於庚寅辛卯
歲捐貲五百餘金建東門寅賓橋及北門朝天橋行者稱
便至是復念青雲橋介在城之東南隅而當章江與東門
河二水之衝歷來架木爲梁一遇江泛洪漲橋輒漂流屢
修屢圯人常病涉文郁目擊心惻出已財易木以石改梁

爲拱兩墩視舊基加深一倍加濶五尺拱之高離水面約二丈餘濶一丈二尺長四丈有奇兩頭爲階級四層兩傍圍以石欄經始於癸巳季夏告竣於季冬費銀五百五十餘兩是歲秋杪余以課最入京明年甲午旋南安任履其橋石貞而工堅體鉅而勢峻屹然拱峙與金鰲閣橫浦橋互相作勢大增兩城形勝而令人改觀嗟乎人有力而不能爲利人之事不可謂有力者也爲之矣而力不能周功不能久不可謂能爲利人之事者也今文郁旣於寅賓朝天勞其力又於青雲用其功一水連建三橋不惜千金之費惟期一勞永逸人得長蒙其利有人如此謂非敦行不息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甲

者歟余前於寅賓朝天二橋已紀其事而勒諸石茲於是役樂爲書其巔末令凡有力者知所觀感云爾

重修試院記

郡守

張錦珩

黃安人

南郡自康熙時建立提學試院乾隆初復增修之志稱四邑紳士實襄此舉則當時因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概可想也自是以來歲科兩試皆憑以爲安而寒暑燥溼之輾轉相尋者於茲且百載矣甲申冬余來守是郡查及應辦工程僉以試院爲亟詣視之則諸多欹朽有非補苴塗飾所能保無虞者適有省垣之行未及爲地也先是羅文公炳暨庾令石家紹公商妥議揭示勸捐無何皆遷去

余於乙酉春旋署踵而申之雖志期必濟亦才不以工
鉅費繁今或異於昔所云也既而各首事陸續亦調具稱
攜簿城鄉人皆慨諾蓋既知此舉之爲已事而必捐公用
又畧無侵擾於其間故踴躍如此惟四邑地有在狹力亦
差有厚薄現有公同估看分段認脩且收貲購料亦各需
時請以本年嘉平之吉動土俟來歲春融一律開工總辦
於

學憲按臨之時落成以待余與提調諸君皆臚之今果一
如所言計自春徂秋七閱月而葺事登其堂覽其楹棟聿
徵連抱之奇紳士云此木構自橫浦上流蓋數十年所僅見者式煥飛翬之色凡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望

房廊號舍之葺舊以爲新更新而加拓者視疇曩蓋爲功
倍焉余於是慨然幸觀人士之涵濡

醴化允迪前光深有合於垣墉墜茨之義因以卜人文之
菁菁日盛必有繼殿元黃閣而起者是爲記

重修水城武廟碑

郡守 倪良燿 望江人

學宮祀孔子環海內外罔不徧生民來所未有也後孔子
而廟祀赫惟

漢代闕侯最自古義士仁人振不世出之畧者眾矣或專
祀一方或僅延祀數世

侯之祀赫以徧久而彌虔數千年春秋百禮亡闕於乎盛

哉水城舊有侯廟丙申春鄰人不戒於火蔓延一炬廟貌
摧頽丁酉夏余甫下車過而歔歔歎息徘徊不忍去而修
葺無聞則更斯土者之責也因其舊而圖新俾祀事聿修
神靈有旨昭其典也每月朔望官僚奉香昭其敬也宣講
聖諭觀聽心融昭其化也朱夢碧瓦椽棟巍峩昭其文也
四遠來觀者入孔廟而歎教澤之遠入

侯廟而思忠義之盛愾乎與孔子相陟降焉豈不偉歟始
以續建請者紳士尹天初陳雋等余亟捐金以爲之倡而
是邦好義之士急公之民踴躍勸輸莫不爭先恐後者且
江廣爲通衢之要道凡仕宦殷商往來於斯者亦解囊俛
助襄茲盛舉以道光十七年冬月經始至二十一年春落
成爰勒貞珉以垂不朽云

重修南安郡學文廟記

湯邦杰

南郡儒學建於宋淳化間嗣屢遷屢建歷有年所正七
年遷建於城內府署西基址大定規模宏遠實吾我國家
國家德教誨敷人文蔚起先賢倡道之澤猶存自是繼繼
承隨時修繕皆本尊聖重學之意以出之嘉嘉壬戌後
棟宇垣墻漸就朽塌屢議興修以工鉅費絀不田予於道
光辛丑歲杪借補是郡司訓適值官廟浸久未修私心悼
憫謂不急圖新之如廢廢何次歲夏即曉屏司馬綰郡篆

下車謁

廟見頽圯荒穢進余與教授楊式坊偕諸生而謀之於是設捐簿諭四邑紳民量力鳩貲並舉公正首事董其役先購大木十餘株爲殿宇計癸卯冬諏吉興工大庾承修大成殿爲之倡大庾附郭南康上猶崇義較遠雖無異議而心力難齊郡伯復委予攝南康教諭篆得親詣勸捐而康邑之議定由是順徑至上崇二邑而議亦定甲辰春分畧承修各督工各購材料若大成殿若門牆若橋道櫺星若崇聖祠明倫堂文昌宮若兩廡若各宦鄉賢土地祠若官廳若齋廚若奎星閣若前後兩齋廢者修之墜者舉之隘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者拓之未損者仍之事省而用力勤力眾而就效速俎豆生色煥然一新不惟可以隆祀事而文學科名之盛即與相應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迄落成周寒暑三費緡共計壹萬貳千有奇董其事者大庾紳士朱尙謙陳雋黃上進周禮穆爾丞彭徵燿譚習篆劉建曜鄧家僖朱志學鍾佩壩南康紳士蕭長瑞廖開昱賴恒藻何學詳郭東宣盧榮黻朱元蔚上猶紳士毛遠鵠余盛漢胡書光崇義紳士羅正元黃源理蕭彥隅康烈傳廖義銜楊傳綱黃正倫例得書名附於後

重脩

周

禮邑人

上諭亭記

上諭亭在治東百餘步乾隆三年太守游公紹安暨邑侯沈公懋學捐俸創建每月朔望率官僚於此瞻拜焉肅朝儀也禮畢宣講

聖諭環而聽者軍民如堵申之以孝悌之義大本立而犯亂俱泯正道明而邪說不惑教之所係重矣遇慶賀事於是乎行禮宜也然舊制卑隘弗稱迄今百有餘年未經修葺以致風雨飄淋椽折題壞幾於傾圮太守鄧公仁莖顧而歎曰此爲宣教化民之所何可因循廢墜一至此乎重而新之可也因籌金二百爲之倡邑侯陳公紀麟捐俸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四

數亦如之但其費不貲士民亦多欲助之蠲吉興工上爲亭兩傍有房中爲舞左右爲更衣所前爲廳又前爲大門內外砌以甌垣墜以丹漆巍乎煥乎視昔之規模加宏麗焉是役也經始於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觀成於季冬臘月二十日費鈔壹千四百有奇董其事者朱尙謙彭徵輝陳儒_禮亦從事於其末紀其實以爲記

重修南安府城記

教授

周

誥

_{鄱陽人}

我

國家涵濡二百餘年上安下全風淳俗美其所以固民心崇國體者在德不在險也而一時任分土之責者申畫郊

圻慎固封守其以奠民居禁侵暴者在民不在城也當此
盛治昌明之際德洋恩普淪肌浹髓盜賊衰息民不知兵
此韜戈衅甲之遺風休養生息之極致豈易得哉然執以
爲常竊恐因循者難與圖治苟安者不足計功亦非致治
保邦思患預防之道南安爲江西南郡南通兩廣東西接
壤湖閩實數省出入之咽喉驛使交馳商貨輻輳五方雜
處奸宄易藏誠要隘也其城創始於宋淳化二年形狹而
長微銳類魚故曰魚城明嘉靖四十年流賊踰嶺知府吳
炳庶知縣文體義申請別建城於江之南與魚城對峙堅
固周密其計至深且遠矣二城累圯累脩有官脩有民脩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壘

自

國朝來漸次傾圯康熙四十八年攝郡事同知遲維璽重
脩乾隆八年知縣余光璧領項承脩乾隆十五年知縣周
文權署縣郭孫錦倡脩乾隆二十九年知縣任震遠合兩
城并脩迄今又近百年矣門樓斜側堡堞崩頽蒞斯土者
或狃于昇平之故習而置爲緩圖或阻于貲費之維艱而
諉難勝任因陋就簡非一日矣歲庚戌

太守汪公報閩莅任下車之日以興利除害爲己任凡事
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無不悉心釐理故一時措置綱舉
目張安郡之民咸頌禱焉其本實心行實政者皆稟承相

國文端公遺疏之意以爲治一日巡視城垣乃集僚屬而告之曰城之傾塌若此皆蒞斯土者責也凡天下事特患不爲耳有志竟成古人言之矣不可虛糜以浪費不可苟斂以病民費浩工繁予任其鉅諸君董其成可也乃捐廉爲倡其後鄉紳商庶聞風趨赴者如響應焉大庾共捐銀若干南康共捐銀若干上猶共捐銀若干崇義共捐銀若干興工於庚戌至辛亥告竣共經費若干堅緻完固可長恃焉非誠能動物督率有方烏能樂事赴功如此哉當今聖世重熙累洽大小臣工各共厥職中外安乂之規皆可即此城卜之矣己酉夏詒司鐸是邦公庭謁見時聆訓誨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吳

國家磐石苞桑之固焉於是乎記之時歲次辛亥六月十六日也

重建奎閣記

湯邦杰

郡建奎閣由乾隆七年郡伯游紹安公始也舊橫浦橋南有金鰲閣聳然特起下與橋通因河面窄春夏間水漲暴衝橋屢圯邑尹余公光璧相其形勢移於下游稍寬處橋北當邑東南隅位屬巽巽位關文運遂建閣城上與金鰲並峙閣名奎肖魁星居其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主文章

魁爲北斗之第一星稽之天文北斗魁爲首末爲杓淮南子註斗第一星至第四星爲魁第五星至第七星爲杓趙官光曰斗首日魁後世士登榜首亦謂之魁魁與奎所主不同然宋太祖乾德間五星聚奎呂氏中曰奎宿乃太平之象啟斯文之兆當時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立國之初蓋人文之與天文相應是閣顏以奎之名知其取義必有合也時屢更東南城漸圯閣亦圯基址僅存有志文教者不禁感慨係之道光庚戌歲夏郡伯汪桐階先生蒞事即修橫浦橋梅嶺路工漸竣因庾邑縣志久未脩城隅傾塌有年次第興工而城東南隅當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是

水之衝工更鉅自是年冬迄辛亥春漸有成效董役諸紳士告郡伯曰城上舊有奎閣爲庾邑文運所關請脩復之郡伯亟應焉於是仍厥基下甃磚石上柱棟楹一切材料取堅取固三閱月而奎閣成矣關於人材文學良非淺鮮也夫形家選勝固有識者所不言而人傑則地自靈地靈則人益傑况水光凝而翠微耀山郭近而紫炁鍾塔影尖摩梅關倒鎖前賢吟風弄月之高致概可想見而人才蔚起文學日新科甲蟬聯綿綿勿替信而有徵已紀其事俾勒之壁

重修梅嶺路記

甘棠

南安郡城驛使門南有梅嶺者南北往來孔道也先是嶺路盤折崎嶇如蠶叢不易陟行者攀援箕踞輒爲峭壁危磴所阻自唐丞相張公九齡於開元四年鑿石開道遂爲兩廣通衢厥功偉哉嗣後歲久年湮屢脩屢圯左右欹折中或低窪路幾失其真形 郡伯汪公桐階來守是邦下車伊始首詢茲土利弊毅然以脩廢舉墜爲已任謂嶺路乃南粵襟喉諸夷朝貢四方商賈遷貨物上及仕宦俱於是焉取道及今不脩勢不至馱載顛覆負擔疲敝不止爰躬自詣勘荒度土工計里二十有五丈尺若干於歲晚務閒時募工脩治厚給以值俾食力者裕如得以踴躍赴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吳

功甫閱月而告成識者謂得兩畢除道之遺意且一舉而衆善備焉夫德維善政政在養民凡有利於民者即養也皆善政也况嶺路之脩不惟利及一郡之民各直省仕宦之馳驅與夫服賈之商過是都者遠至諸夷朝貢之臣並嘉賴之則是役之所關甚大易曰履道坦坦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蓋言平也維茲嶺路始庶幾乎方今天達詆宕鋒鏑無警歲穰民樂共游於蕩平正直之途蓋風教之暨訖者遠也崇司鐸庠邑季春奉委承祭張文獻公道由庾嶺見夫砌石新甃坦平如砥行者肩摩背交萬足蟻聚前唱後唱於咸曰微 太守之善

政不至此乃者安郡城垣及橫浦橋次第脩舉近復脩大
庾縣志重建奎閣創建節孝總坊並捐廉以爲紳民倡百
爲具興實事求是悉本 文端公之庭訓以爲治領路特
其一端云謹紀實而爲之記

重脩魚城記

周 禮邑人

南安之有郡城肇自宋淳化二年延袤一十里一百五步
蓋合兩城爲一城也元時大水城中斷爲二元正十二年
同知薛理始築今城周圍四里一百三十步計丈八百五
十高十有三尺濶一丈景泰間復增築高二十尺厚一十
六尺女牆高五尺堞一千五百城狹而長微銳類魚故名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 記

吳

魚城自時厥後圯而復脩者屢焉嘉慶十五年大水暴漲
巨浪浮天衝決東西朔南十餘處至今又四十餘載爲時
既久傾圮愈多前太守鄧公仁堃常議脩葺而慮工鉅費
浩是以中止道光三十年庚戌歲太守汪公桐階甫蒞任
巡視城垣急欲脩築召紳士等妥議興脩皆以工程浩大
爲辭太守曰噫嘻是烏可以不脩乎夫城所以設險也設
險即以衛民衛民即以守國所謂申畫慎固重門擊柝不
可一日弛者也官斯土者思朝廷付託之重爲斯民計安
全此其爲要圖矣即或罔有成功後來必有繼脩之者得
寸則寸得尺則尺曷可已乎因商邑尹袁公翼各捐俸爲

倡城鄉紳士富民亦樂於從事於是蠲吉興工以巨松壯其址堅石固其基用三合土以砌甃來入坊人以運石踴躍成城時年歉收貧者艱於糴食迨城工舉而搬土運石陶甃負薪鑿山採幹者皆有所資而生活者衆救荒之政又寓於斯夫衛民守國救荒三善也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仁人之行也仁人志在保民而民又烏能忘之是役也經始於庚戌之冬而告成可卜工役之費壹萬有奇爰紀其事勒之石

重修新城記

譚習篆 邑人

水南建城創自明嘉靖時因粵寇踰嶺剽掠市廛民居受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害前賢疏請築城守禦後漸倒塌至

國朝雍正年間傾圮更甚門樓斜墩堞毀馬路護脚無存太守游公心水暨邑侯余公思瑕酌定領帑照舊例脩葺但城西北面章江兼之庾境上鄉支派會流暴漲涵湧適當其衝往往不數紀輒壞迄今百有餘年官斯土者間或議脩以工費浩繁遂不果庚戌歲太守汪公桐階蒞任嶺路橋梁老城奎閣數大端並舉復念新城尤屬江廣咽喉周圍雉堞十存二三較曩時保障愈不堪恃此實梅國帶礪所關斷難緩圖爰於老城工竣率紳士等指畫章程仍前規模完備工料並勸康猶崇三邑亦踴躍樂輸舉墜無

缺有志竟成實南郡之幸也今之繼起無非以在昔創建之心爲心俾民託於安堵而勞瘁盡於一已子來洽於庶民所謂圖久大之業繫永固於苞桑者在此矣生不自揣敬述以記

重建奎閣記

周禮邑人

古有金齋閣在水南北門城上上接層漢下瞰長江嵐光與旭日相銜青螺翠黛隱隱重重雖畫圖不如也閣下有橫浦橋乾隆七年前太守游公紹安以河窄水漲橋屢圯而難以爲墩商邑尹余公光璧撤橋於下游以下面稍寬故也余公精敦璞之術謂橋當邑東南隅正屬巽方尤宜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建閣城上不惟與金齋並峙而一邑之秀氣盡萃於斯太守欣然曰樓閣之建曷可少乎哉於是庀材鳩工城東南隅始有閣焉閣有二層上爲樓下爲亭東西爲門朝北亦爲門樓上窗牖四面玲瓏居魁星於其上名曰奎閣奎者何奎宿也昔宋時五星聚奎賢才輩出南安旣建是閣膺鸚薦掇魏科者先後不乏其人嘉慶年間閣圯而科名寂寞豈後人才學遠不逮前人歟抑亦閣圯而與風昔殊觀也咸豐元年歲辛亥太守汪公桐階旣舉城工旋重建奎閣一如舊制傑閣層樓山川之秀氣又將於是乎凝焉倘學者因閣之建而努力乎詩書講求乎義理立品端行儲

爲國器從而步雲衢登天府蒸蒸乎文風日上皆太守昕
夕圖維實心實政所致也庾邑雖小振頽風興文教非太
守之賜而誰賜哉是以按其顛末紀其實事俾勒之貞珉
以垂不朽焉

重脩梅嶺路記

周禮

梅嶺路由來舊矣鑿而開之者有唐丞相張公九齡砌而
砥之者有明太守張公弼二公者勞在一時而德施後世
者也然歲久易壞倘不及時甃砌將高者成窳嶇低者落
坑塹商賈艱於行車輿苦於載負擔難於任其不覆轍於
險仄之途躓足於崎嶇之間者鮮矣踵而脩者代有其人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嘉慶至道光年間籌載貨錢爲公脩繼而議歸行戶捐脩
然皆有脩之名無脩之實以故路圯石沒依然泥淖水衝
太守汪公甫莅任顧而興歎詢知其故遂定章程每歲以
玦百緡爲繼脩之費於道光三十年七月興工自梅嶺脩
至下三段止又於咸豐元年四月自下三段脩至廣大橋
止計自嶺頂至郡城長二十五里若每歲繼脩何患不胥
成坦道哉夫周禮以道路爲王政要務而險者使夷陷者
使坦隘者使寬登降無患乎峭絕往來不慮其艱難其於
政顧何如耶梅嶺爲兩廣襟喉南北之官輕商賈之貨物
與夫諸夷朝貢皆取道於斯則斯路之所係匪小是役也

力不役夫民費皆足於用紀其事則咸豐元年辛亥六月初一日也

郡伯黃公印山去思碑記

習逢試代

己巳春正月吾南安郡守印山黃公以升用監司入都引見郡人走相駭告懼失慈父母謀所以留之格於例不果先是公蒞任之三年將量移虔守會撫軍按駐虔州郡率紳耆數百人詣轅陳訴畀還我公至是又三年上考屢書期當報最縱民不捨公公不捨民其若

朝命何計無復之各相對泣始紀其德政數十端勒之石以志毋忘而郡人卒於邑不已謂公之政不盡此數十端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公之德且無俟紀而志願公在郡一日皆相忘於不覺公去一回思然後知此六年中天不欲棄我南人特惠公爲再造也方寇之犯郡也因民情固結相持甚久屠戮最慘比克復流亡漸集使得如公者保護提攜元氣亦當蘇時乃政尙操切若束溼然倚法侵牟不知藝極譬之逐羊就虎談者猶魄褫神驚間有賢良又苦年易數守日不暇給洎公之來瘡痍已深公早作夜思靡騁蹙蹙資我捍衛歸我邦族死喪請卹徭役請復籍沒無辜悉反其屋强者鋤之弱者植之勞之來之卯之翼之又飲食之卒教及之如是者有年民力始裕百廢具興計所建置凡有裨於民生

織悉無弗備弗力今兩城四邑之民蒙業而安所謂生死人而骨肉之非公而誰公去之日且猶憾郡事未完夫公以經術歸治具詎有所缺遺而惓惓言及其必展於後之所歷無疑獨恨巖疆僻壤枳棘鳳凰未得竟其所施然固已飲和食德樂樂利民之所以不能忘矣必欲求更僕爲數易札以書彼婦人孺子所歌謠深山窮谷所傳述將罄庾山之石未能寫此高恩決章水之波祇益增其流淚思無窮泣始此輟泣而記之如此

重脩庾嶺張文獻公祠記

嵇元鈞 雪莊

事有曠世相感不謀而合者德澤之在人感動每由於自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記

致也庾嶺有唐張文獻公祠蓋其斬荆棘闢巉巖功在周行之有示報卽在廟食之不衰也余官斯土歲時得與祭廟貌頽然已不勝憑弔矣而摩挲舊碑則又知爲

國朝乾隆間甫一脩葺盛衰興廢之感余竊怛怛焉今年春郡伯黃公以引

見卸任臨行委余脩祠且曰是嘗受意於都轉方公者方公官東粵調兩淮去冬從嶺上來之所屬也邂逅一時因緣千古兩公雅度先後同符余故亟趣功四越月告竣爰得勒石詳閱志乘僅載建自明成化間其他又書闕有間嗚呼豈記事者之失傳歟不然遵道遵路歷慶蕩平矣安

有待數百年始議報功之典者雖然公之烈偉矣自有天地便有此嶺待有我公乃有此路公之功與斯嶺斯路爲並壽公之祠亦宜與斯路爲並壽今之舊貫固猶昔創之東海張公脩之中牟胡公意也所謂曠世相感不謀而合者此也吁嘻氣盈者必消物剝者必復天道盛衰之運殆卽人事興廢之機乎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則今日慷慨奮興之思後必有與方黃二公同調而不視爲時數適然者是爲記

重修學宮記

錢賦山

大庾學宮新而壞壞而新屢矣咸豐戊午遭粵匪變又半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十一

成灰燼邑人士畧爲脩葺權供祀典尋以兵勇蹂躪風雨飄搖仍就圯邑侯陳公蔭昌莅任祇謁目擊頽敗荒穢衰明裡而隳土氣爲太息者久慨然有維新意而戎馬倉皇迄無休息嗣稍靖又以兵燹後百室凋殘歛貲匪易姑少待越己巳歲政通人和陳侯曰可矣商之山與司訓林公源濬大集紳士議新成尊聖賢而重本務而以是役爲急急於是稟司臺掄材鳩工屬勤慎紳士董其事凡崇聖祠大成殿東西廡名宦鄉賢節義各祠及正副兩齋畧漸次就理加宏麗焉明倫堂舊在殿後湫隘滲漏尤懼弗稱乃移置殿前偏左軒爽處購料重新一舉百備洵足壯觀瞻

而啟文明嗚呼何其盛也事竣陳侯屬余記余維南安爲
周程過化地蘇文公稱其學甲江西儒術之富與閩蜀等
良自不誣大庾其附郭也先賢之化沾溉尤先自宋迄明
人才科甲蒸蒸日上比寢衰矣雖風會適然安知非學官
淪圯教化不行能自振拔者因以少歎今

國家崇文右道廣勵師儒風化之隆越乎前代而陳侯振
興學校新文貌以受神聖闢講堂以明人倫俾多士有所
瞻仰用意良厚士果從建學後爭自濯磨互相砥礪以副
聖天子作人之化與賢有司造學興賢之心則人文蔚起
上追宋明不難也多士勉乎哉是役也自創始至落成寒
暑兩厯工費甚鉅皆輸自邑中積善之家並脩敦善堂以
爲勸功則陳侯爲倡山與林公源濟助之董事紳士踴躍
急公皆有勞績例得勒於石以垂不朽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美

勸修城隍廟記

陳蔭昌

嘗讀吳越春秋蘇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又攷博物志
城郭自禹始則都會郡縣之肇修城郭也久矣亦越唐世
邠甯節度使楊朝晟城方渠築防環之吐蕃不能害此隍
所由萌也所以感蛇降而得水依馬跡以奏功神所憑依
顧不威靈有赫哉抑且凡有大功烈於民者生服其教沒
畏其神以故漢元始四年有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奉祠

行禮之詔是又巴郡祀文翁九江祀召信臣今日之憑依
此城隍者有其神必當日之專司此城隍者有其人以實
之也即凡百郡縣莫不有城隍亦莫不有其神並莫不有
其人以實之之明驗也余甫莅此都謁祀各廟率經兵燹
棟折椽崩便有興修縣城隍廟之志不數月邊境軍興
四面烽舉於倉皇中急禱於神乞爲民消弭災患事平當
祠報一日獲賊問供稱偵探十數次惟覺聲威凜凜軍馬
出沒無常其閏五月朔火燒梅關正恐官兵之突出截擊
也未幾全境肅清咸以爲神之奮威呵護請頒捐簿勸捐
興修以期廟宇重新余曰嘻此固吾志也爰首鶴料銀兩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爲之經始邑人士亦莫不踴躍樂輸不數月而落成余既
撰聯以識其實因並爲之記以答神貺云

建了山靈潭廟記

蓋聞名山大川載在祀典天子

特命有司歲時祭高原以其福庇一方德及蒼生故也縣
境了山爲一邑之名山而龍潭隱於山中其名不顯余初
亦未之知也禱雨不應因檢閱志乘載了山右有龍湫禱
雨屢應之語訪之耆老稱了山龍潭內有潛龍隱而不見
山之陰有石門瀑布成溪可於此處恭設香案因虔誠往
禱果獲甘霖藉得豐收今歲亡已自六月不雨至七月初

設壇祈雨秋暘轉烈因思龍潭之靈應卽於初八日前往
虔禱是晚蒙降大雨翌午又雨久旱土燥驟難深潤余適
以差務倥傯未遑報謝復自中旬至下旬不雨兩城四境
禾苗枯槁田土坼裂謹爲撰文醮牲報謝神貺並默祈於
三日內普降甘霖以救民命矢願勸捐修廟供奉神位果
未三日連得大雨河水陡漲二尺四境一律深透若非神
佑其孰能得此耶夫福庇蒼生自宜血食此邦崇德報功
亦應修廟奉祀用是捐廉爲倡都人士亦樂出貲捐助遂
購廟基五坵得以刻日興工神宇輪煥足壯觀瞻工竣召
募香工廬華泰朝夕灑掃供奉並置皮谷糧田二大坵四
畝計田拾六石額租八石除朔望神誕香燈支用外其餘
給香工食用各費契二紙存縣卷歸禮科收執用垂久遠
是爲記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三

重建惠泉山龍母祠碑記

孫廷銓

歲癸巳秋不佞持節使粵過庾舟停水口此地有崇山峻
嶺蓋扼大江之衝而若爲幃屏焉者山之麓有廟翼立遠
吞山光平挹章流奩命美新中爲龍母祠爲真武殿爲南
嶽注生宮爲觀音堂爲董公祠分次爲五皆得平而列之
外又複以重殿其規而方者如之甫落成也其鼎創其事
者實惟我鎮臺董先生夫先生曷爲是地而鼎新之山上

有泉水從石隙中出清而冽瑩而潔淺注於地僅施杯勺而流則長或曰有疫厲病者飲不盈一掬愈可弗藥或曰艱嗣息者誠禱於下飲輒有孕惠泉所由名也中祀龍母間者歲比不登禱諸雨雨必應唐永淳間感其誕生聖嗣之兆廣厥封晉贈通天顯應龍母祠二者俱志郡乘嗟乎斯地固靈異值斯兵燹之餘盡爲頽垣圯址卽滴美禳泉之壽感競符飛之注荒榛斷梗中有誰識可以福我生民也則公鼎而新之之意寧直以輦革增山靈之勝乎夫公以斯德庇民民將以斯德頌公顧感有當不知正不足以盡公也公早歲榮問休暢之才之政之威聲藉藉然有真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五

武將軍風今鎮南安之五載治之北隅如寶界治之南如梅關東如東山悉公庀材丕建峩峩特起窮其麗藻資韻士於登眺息輿教以勞止矣至津梁爲要害地公理橫浦舊橋之基建砥中江利將不朽不貸益於民不貸力於民捐諸中藏無吝色也旦暮躬親自盡四支之敏且勿恤其廣於好施多類此凡此者豈非公夙具慧根爲宰官再生身利益人間所以好行其德令人述之不勝述紀之不勝紀乎雖然好施公素志也余謂是山之新心則一而功則更進焉何也祀典曰能禦大灾祀之能扞大患祀之祀存國之大節存矣民非神弗福今錫膺福祉挹水知原庾之

人前乎此者神之賜後乎此者公之賜乎神之靈歷千禩而不替公之德復有替乎且聞斯廟當經營方始惠泉未濬則淤且在灌莽中乃掘積土得三魚並峙色又異及工成光怪電爍遠人驚成火藥至仍昏然無有一時無不側目詫異此孰非靈之所鍾而神之式憑耶庾邑人士祠公於廟右肖像頂祀其志賢也夫其志敬也夫不佞辱公深知屬一言貞諸石遂既事弁端以紀公鼎而新之之意同是福我生民之心歟是爲記公姓董諱大用號仰山遼東遼陽東寧衛人一時倡修姓氏並捐贖田產列得並書於左時順治甲午仲春月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本

東乾居址圖記

楊宗岱

峯山四山環繞其東北主峯高插雲表者曰陡立峯曰將軍峯兩峯戟峙衆山羅立如兒孫將軍峯尤偉特層巒疊嶽南行折而西蜿蜒十餘里首復南注突起三山曰窰前嶺曰茶園嶺曰寨腦嶺三山交附如蓮花吐萼溪水自龍潭出茶園嶺寨腦嶺之徑廻抱山麓砥平留鋪村鄒隱隱萬瓦鱗次曰東乾劉氏居三百餘年矣村衝廣里許東向高閉鉅闥翼然前臨曰忠公祠者大宗教祀之作求堂也子孫廬其後背趾溪面山曰老圍卽存忠肇基之壤去老圍北數十武有屋數百間南向則其三世秀滋公所闢之

新園也園者郊遂民居厚其墉以捍牧園北人曰堡江以南皆曰園兩園又各擴其宇爲大廳事歲時伏腊式序子孫老圃廳事在忠公祠右稍後卽思永堂焉園之趾高踣偃仰類象形家謂二象交牙然皆踞溪山之勝大溪爲老圃後沙南注半里以碧溪觀砥之兩園界雙井湧泉清冽倍常又繞流新園之前東折入畝澮至廻龍寺跨小甕橋束其勢爲東乾水口凡溪光山色竹樹烟雲如畫焉吾聞古之卜居者莫不肖山水之性情知仁動靜之間樂其樂以自壽而堪輿又重巽峯取文明之象夫東方木氣適與乾會則體元資始胎孕靈秀以鍾於人豈但蒙業而安哉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其家適訂族譜繪圖延余居廻龍寺因筆記以授畫史

蕉龍記

郡守

林載亨

鐵漢名蕉又名鳳尾避火蕉見輟耕錄及南游述異誌余自庚辰式守是郡東有圃嘉卉灌叢蔚若鄧林當春夏之交揚翠葉發紫莖杭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耀台榭景之佳爲西江衙署冠北角峙牡丹亭亭左挺鐵蕉不知植自何人何時而盤根布葉紛綸葳蕤奇古不可名狀以號甍擘攫具鱗甲命曰蕉龍余兄貞伯時撫黔郵述其異貞伯喜大書蕉龍二字寄屬勒石今夫植物惟松柏後凋餘多閱時萎落如董奉之杏以仙術永桃三千年一着子椿

八千歲爲春秋皆寓言蕉脆而不韌雖託根官署不天斧斤而當蟻賊盤踞枯朽燒餘新柴帶葉無人門者蹂躪不免而迄今攢立叢倚連卷儷僂諦而審之多則閱六七百年少則閱二三十年風雨不能催兵燹不能毀是豈僅鐵之和鐵之釘而能然耶抑有神以呵護之者耶且物與人一也人貴修養而後長享福澤也物宜有以葆之不可委諸神之護之也余愛其垂條扶疎得天獨厚尤冀鬱鬱鬱鬱藹永永年代特誌之以延於將來俾凡守斯郡者一例葆衛庶神護綿綿而得長游於燧林之下也爰植巨碑鐫蕉龍二大字而書其緣起於碑陰時光緒九年癸未仲夏月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

記

三

周貞恪公祠碑記

郡守 何煥章

咸豐粵寇之亂前江西按察使周貞恪公玉衡禦賊於吉安六年城陷死之前侍郎曾公國藩巡撫文公俊上其事顯皇帝憫焉賜蔭賜謚賜祭塋悉如典例准予吉南贛三府建立專祠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天子優恤之典疆臣表忠之意至優極渥守土者或以紕於費或不久於其任因循曠廢所在皆有光緒十一年煥章權篆郡事檢查檔案距奉旨建祠已二十九年矣前布政司邊公札行前府林公載亨設法興造迄今又五稔矣查閱祠址程工甫半墻垣粗立行將爲風雨傾圮置此不舉祀典久虛菲

所以布皇仁重臣節也貞恪起自牧令游至監司歷任義
寧贛州等處卓著政聲咸豐五年督師南贛歷剿賊於龍
南定南等廳縣所向有功吉安之役賊眾數萬百計圍攻
貞恪督同郡守陳宗元等拚力搶堵屢有斬獲大府方以
勞勩議叙閱六十五日食盡援絕力竭捐軀其子知府炎
理聞恩慶暨其僕魏璜等六人同時殉焉一門忠烈靈爽
在茲顧不獲瞻禮廟貌一展瓣香之忱非所以慰逝者於
九原也爰稽舊冊集貲於四邑附以綿力擇吉鳩工續請
司馬馮公俊才董其事凡兩閱月而告竣奉公之靈於祠
龕而以二子六僕附焉親率寅僚虔修祀事其祭品銀畧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仿昭忠之例每次二兩五錢由府捐備牒陳大府永遠奉
行是役也襲前守之規模得馮君之贊助煥章因樂觀厥
成獲免於因循曠廢之咎且使有土地人民之責者起其
敬恭之忱而作忠義之氣其爲裨益風教豈淺鮮哉

王文成公祠碑記

何煥章

古無建樹宏大而不根於學術者伊川先生論學術有曰
義理之學曰經濟之學義理者南宋黨學所稱爲道學是
也宗派流衍各有師法迄於元明鉅儒代出顧其術業光
於後世而功績每不甚顯於當時豈義理之與經濟果不
相能哉抑天時人事之湊泊有不可概論耳前明王文成

公守仁承象山之緒倡爲良知之訓卽所謂義理也其門人如徐文貞李襄敏輩皆推闡其旨以發明成業此外如龍溪狂談艮齋邪說遂爲師門之累當湖一派極力詆毀然宸濠之變南贛之役卒能戡定禍亂豐功偉績照耀寰宇然則文成之於學始於義理而經濟其最著者也文成之於經濟南贛又其最著者也大抵天下行省皆有邊區爲之屏蔽往往毘連他省山深林密動易藏奸守土者率相响相濡徼幸於一日之無事一旦蠢動其發端害及人民漸乃及於土地至煩數省之兵力餉糈而後定南安亦行省之邊區也漢唐以來代多伏莽之患至明正德間盜賊蜂起文成經畧剿撫如燭照數計縱橫千里遂以安堵今日之祀公於省會於立功之地豈惟以酬殊勲播芳烈將使守土者追美前型因地制宜綢繆未雨與吾民吾物造福於無涯也獨怪南安舊無公祠前府黃公奉牌位於敦善堂棟宇湫隘不足稱典禮林公載亨始議與周貞恪祠並建煥章因得善其後同時落成計廳堂若干金木土石之工若干另勒石以紀其實春秋祭品銀一如貞恪之例垂爲久遠因畧叙其顛末而推原於義理之學其經濟術者有考焉時光緒十一年七月既望立

庾嶺建憩雲亭記

郡守周 浩 宣城

南安據西江上游與楚粵接壤崇山巨壑不可僂指數而庾嶺特名嶺距城二十餘里秦漢時始通中國唐張文獻公鑿石開道遂成坦途後人植梅千萬株花開如香雪海亦曰梅嶺嶺之巔爲梅關關以南卽粵東界文獻公祠堂在焉余以乙酉秋來守是邦興廢墜日夕弗遑四屬亦漸臻靜謐少暇肩輿出郭循途而登紆迴曲折以達梅關問所謂千萬株寒梅者十不存一二而山半有亭亦傾圮爲之慨然太息者久之展拜文獻公祠瞻眺徘徊而歎公經濟文章爲有唐一代之冠不獨精忠卓識知祿山逆迹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 記

十五

將萌犯顏極諫卽其闢鳥道鸞叢之境化險爲夷其爲功於桑梓而利賴乎鄰封者歷千萬年而未有窮期嗚呼古名臣經營措置所以垂諸久遠者於是乎爲不可及矣而官斯土者於民生之休戚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無所動於其心登公之堂能無赧然自愧乎初郡城於咸豐己未庚申間疊遭兵燹焚戮之慘耳不忍聞寇去前守周汝筠觀察來安郡招集流亡草創一切擢糧儲道去繼之者勵精圖治次第畢舉聲明文物頓復舊觀而斯梅與亭猶凋殘偃蹇於頽垣敗瓦荆榛蔓草之中使勝境名區黯然無色此亦守土者之責也爰與道源山長陳太史存懋參

戎徐君壽春防營協戎詹君鴻寶邑令湯君鼎烜謀山徑之崎嶇者整齊之旁植梅數千株桃李之屬亦數千株亭離故址數十武重建之額曰憩雲亭亭之旁構屋數楹招花傭以司灌溉買田數頃以贍之偷惰者易之夏月則煮茗以解行人渴其費則取諸果實之類立冊籍使府書領其事官則歲稽其勤惰而賞罰焉僉曰諾遂捐俸爲之倡諸君子亦樂解囊無吝色凡種梅桃李之屬六千數百株亭經始於戊子年六月落成於己丑年五月其費制錢五百四拾緡是役也視文獻公鑿山通道誠不敢望其肩背而炎天赤日樵人牧豎奔走負戴之流稍得所休息焉或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亦官斯土者盡心民事之一端也異日者天寒歲暮客有披裘策蹇冒風雪而度梅關者虬枝老幹疏影暗香明月一林瑤琴三弄恍置身羅浮鄧尉間云時光緒十五年冬

一新小學校記

張肇基 隴石

南安居五嶺之北據章江上游宇宙磅礴之氣山川鬱結之精蓄積獨厚發洩彌光殆駸駸乎人才之藪也其城北四十里外土地平行生齒殷繁孔子所謂既庶且富者當以樟雙兩區爲最特以科舉既停學校未興無恒產者無恒心非獨民也惟士亦然辛亥秋秋余奉委來守是邦斯時也械鬥猖狂勢若燎原庸詎非教導無方之所致乎余

乃會紳勸辦恩威並施閱三月而始寢息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凡事禁之已然不若防之未然制於有形不若化於無形今日諸君欲息械鬥其必以興學爲先務眾曰唯唯壬子春初乃委學務課長許君楷南安中學畢業葉君開甲並學界諸人會同各姓紳董勸導本區富戶集資得千餘元庀材鳩工因小溪域外舊驛廢舍修葺改造建立兩等小學校一處名曰一新取萬眾一心舍舊圖新之義招集生徒分班授課形式精神俱占優點又有塘舖灣藍家捐出並前壩荒土四十餘畝輸作常年經費從此以往父老咸知禮義子弟日進文明縱有桀驁不馴之徒好勇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鬥狠之習庶足以潛移默化使日遷善而不自知余意十年以後地靈人傑必有奇偉非常之士聯袂接踵並駕齊驅升入省城京師大學各校專門畢業參謀中央政權共造同胞幸福懿歟休哉所謂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寧不以斯校爲始基哉雖然天下事難成易敗者勢也有初鮮終者情也自斯校開辦以來甫六閱月許課長已捐館劉藍兩教員各因事辭職余亦丁內艱解官將去僅留葉校長一人主持校務亦岌岌乎係千鈞於一綫矣所願後來君子深念前日締造之苦衷同心協力維持斯校漸加擴充是又余所馨香禱祀以祝之者耳時民國元年九月

重修牡丹亭記

王餘慶 直隸

予嘗讀牡丹亭記愛其詞旨潔雅情思綿邈疑爲才人逸士不得志於時胸襟抑鬱悱惻無所宣洩往往假名士美人寫情紀事以抒其幽怨而慰牢愁等於莊子之寓言未必實有其事也且情之所寄亦何可限量山陬海澨蒼穹九幽以人生百年之身有所隔閼而不能至者情皆可以達之達之而彌滿其欲望則其間之榮枯休戚離合悲歡度之雖不容彈指後人深於情者爲之悼歎流連正無已也况有遺跡可尋其文其事俱流傳於後世者乎予以上年率旅來成大庾嘗於縣署故園訪牡丹亭舊迹歎其園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六

荒蕪不治古亭將就傾圮今歲吳公毅菴來宰是邑因牡丹亭遺址起而新之一花一木無不灌溉培植期復其舊鳩工三月新亭落成一時騷人學士所題咏及吳公自爲撰著者共詩文楹聯約百首予以軍書之暇亦得流連讌飲於其間可謂盛已又因以歎夫前人之遺傳軼事非得文人之撰述不能以傳其蛇線草灰可以尋覓者無人繼續護持其傳亦必不能遠古之才士名媛所演歡娛哀怨各情史蕩然無復離亭別館之可尋者不知凡幾今觀斯亭之告成吾知後之來遊者則牡丹亭韻事與修亭之主入並流傳益以遠矣時民國七年孟春月

重修橫浦橋記

知事 吳寶炬 來鳳

橫浦之有橋自元延祐始橫濟章浦故名橫浦接雙城達江廣冠蓋喧闐往來相屬惟江流狹急每當春夏暴漲奔濤澎湃勢不可禦故橋時葺而時毀勞官民之經營不知凡幾民國三年夏橋圯於水時余君允貞宰斯土勘估修復需二萬餘金苦無所出集議抽收紙捐每年可得二千餘金呈報大吏立案委正紳收捐購料以司出入未幾余君去職魏君謙光繼之續營建置復將三年水災賑款一千一百餘金呈准撥用各紳商亦將其領回元年備餉之款共四千五百餘金盡數捐輸四年七月召匠興工建置

大庾縣志

卷之六

藝文記

九

擬仍舊制蓋前已節次改良因地制宜無再過考又因工匠無多庀材不易且連年春汛洶湧未竣之工屢被冲塌故迄三年成者才及其半而費款已萬四千有奇其間耗費延時皆意外之障礙非董事之不善也去秋予以調遷來此下車即視橋工爲先務之急否則來春水漲已成者或不可保亟集紳商謀之議借五千金由紙捐收入償還委魏紳達泉嚴紳傳樑梁紳文源梁紳燿新諸君子爲總協理頒橋工事務所圖記以重職責即日鳩工期以冬間告竣於是前之款罄工停者有計日程功之慶於前之已成者復培其完固易其鬆損不惜勞費慮滋誤也冬盡而

完墩春至而架屋植樹之節喜觀厥成橋墩凡七外登衛口麻石內實淘淨砂礫控以鐵櫃膠以石灰凡可固此墩者必盡致之墩上架木爲橋長三十丈廣二丈五尺上覆瓦屋左右凡五十二間茲役也先後四載共費二萬餘金稽邑乘所載昔之修繕無如此次之工難費鉅者皆余魏二知事及地方諸君子之力而予究無寸功之可言也惟成之旣艱保之宜力復商諸君子以橋屋租賃所得設巡丁以資護視並示規條有任上游竹木巨筏隨水冲撞橋墩及損壞橋樑住戶者概予重罰願此凡以盡予保橋之心力而已敢詡爲平道途之政乎爰紀其實以告來者俾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十

知橋之不容廢而功之不易集也民國七年季春月

己未平匪記

劉人俊

大庾邑於萬山中界連楚粵上峯山一帶谷邃林深匪蹤出沒無常兵至則去兵退復來吾父老耆之者屢矣散見邑志茲不復詳戊午軍興以來逃兵游勇約千餘名嘯聚爲匪舉林下塘茨坑鵝窩裡十八窩等處皆大巢也焚殺淫擄殆無虛日凶鋒所至民舍爲空右源河洞內良汝村以及崇義之文英聶都古亭關田鉛廠義安等處縱橫三百餘里無不被其蹂躪匪挾快鎗強悍無比鄉團當之輒披靡人民畏之如虎無如之何也己未仲春薛公雪來宰

是邑心焉傷之以除匪安民爲己任親赴各區攷察地勢以右源爲匪徒入寇要路先請軍隊前往堵截一面電准上峰於內良河洞籌設警察分所以資鎮懾然後會軍督警節節進攻而舉林一帶匪巢匪穴掃蕩無遺矣是役也撫剿兼施越六月而蕩事先是公不忍不教而誅屢以文告解散之招撫之匪不爲聽搶劫如故公遂大怒故一鼓蕩平焉君子謂公於斯乎仁至義盡矣顧猶有說者弭盜之策全在預防沿邊設警預防之至計也今內良河洞警察分所籌設已定遊仙亦剋期成立長治久安於斯可卜而無知之徒惜小費忘遠慮以爲匪患既平警察可以撤

大庾縣志

卷之十

藝文記

七

回惡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吾恐邪辭之感衆也故並記之以示後人云

